

老街坊的铜火锅

◆陈见坪

过去,德钦阿墩子古城的老街坊,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老式的灶台。灶台靠墙的内侧留出尺余宽,筑起拔高了的阶梯式的坎台。

就在这坎台上面,十分规整地摆设着香炉、牌位、漂亮的白瓷大花瓶,还有其它一些当时来说比较华丽时髦的餐具器皿,如印有花饰图案三、五只一摞的搪瓷手提式菜盒,擦拭得锃亮的直筒式铝质烧茶锅,印花色彩十分绚丽的崭新热水瓶等等。

然而,最惹眼的当属那单个或一对的红铜火锅。因为在那些各式各样的瓶、锅、钵、盏的排列簇拥里,这两个铜火锅就是惹眼地张扬着个性。

那一对铜火锅在灶台正上方的天窗中透射进来亮晃晃的光束照耀下,幽幽地散发着古朴温润的光泽,冷峻、肃穆。魂斗罗塑像一般矗立着。我不由地把它们想象成了那两个拳击台上赤裸着臂膀,秀着一身强健肌肉的拳击手。当然,拳击手的身材倒不像铜火锅,比铜火锅的身材更拽一些,只是肤色特别类似,一样阳刚的、标准的古铜色。

火锅又叫做炊锅。炊锅就是自带着烟火气的锅。

一般来说,锅是锅,火是火,锅与火必须得相辅相成才能成其为炊。锅离开了火,那是锅在休眠、养神,在冷静、空洞地做着曾经炽热的梦;火离开了锅,那是火在撒野,或干着别的事,在到处摇曳膛腾着灼热风情。只有锅与火不离不弃地纠缠在一起,热烈在一处,包容为一体,就成其为炊锅即火锅了。

阿墩子多数人家的火锅是传统手工打制的,那亮堂堂的身上有着相当规则的斑斑纹路,纽扣大小的手工锤击出的亮亮圆斑,十分漂亮。购置最早的也许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或更早。铜火锅质地纯正,做工考究。有些锅还在提环的衔接处和圆锥形底座的炉壁上,镶嵌着较浅色的黄铜镂花装饰,更显别致高雅。藏族人家偏爱金属器皿和炊具,铜之耐用、导热快的特性以及独具其它金属不可替代的紫红色泽,颇受藏民青睐。

紫红色的铜打制出的炊具确有它独有的凝重的美,那种美是不流于轻浮而具古朴沧桑感的紫红色,别有个性,所以才有了古铜色的说法。

火锅的使用大致就在久远以前的某个年代,开始从阿墩子流传开来,播散到了高原边地的一个个村落。

阿墩子这一处被大山环抱着的小古镇,海拔3400米,从来就不曾有过过热的气候,比起内地,凉爽和寒冷时节颇为漫长。最适宜食用火锅就更是莫过于秋冬时节了。

古镇周围的山上已被秋风染成斑驳的黄与红,天气渐渐转凉。街面上各家各户的当家汉们,完成了一天的活计之后,在傍晚的街巷边,房门前就三三两两地凑合到一起了,一阵海吹神聊和戏谑打趣之后,成了。今天他家,明天你家,后天我家,煮火锅。于是,这一天常生活中从来就不会让人厌倦的天事地事吃饭事,被轻松地敲定了,——“东道酒”。阿墩子特有方言:东道酒,源自于东道主的典故。你做东,或者我做东,来几场街坊邻里的小聚餐,也就自然地使派到了那一、二口家家备有的铜火锅上了。

阿墩子这只铜火锅的“身材”,它不同于今天餐饮云集的街市中各具特色的火锅店里,那些尽其所能地展露着各自造型与功用的“麻辣鸳鸯锅”、“四海荟萃锅”、“牛油海鲜

锅”等等。如果说那些新火锅们是前卫时髦的“小鲜肉”,那我们这只铜火锅就是老气横秋的“王老五”。曾经在街坊四邻间备受赞誉,人流潮涌的闹市中,也风流倜傥过。可如今,“小鲜肉”们才是弄潮儿。铜火锅的沉寂是因为它循规蹈矩的传统“身材”,和不再翻出花样显露风韵的性格。

据考,出土的千年前文物中就有一些火锅样式的老古董。我作胡乱猜想——当年曹丞相招待刘皇叔时的煮酒亭里可能就有火锅,而那只锅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些司空见惯的鸳鸯、海鲜、荟萃一类的锅。一定就是炊锅,自己带着火的锅。那不,煮酒论英雄,何谓煮酒?就是煮着的火锅和旁边的酒觥嘛。

所以,在阿墩子老街坊里,此锅是非一般的锅,怪不得闲时被那样尊崇地安置在高高的灶头,擦拭得锃亮锃亮地散发着古铜色的光,这是它应得的荣宠。

在我的记忆中,“东道酒”曾经有一度颇具其“吃”之外的另一功用了。那是在许多年前,街坊上一群不分彼此的年轻伙伴家里。餐桌上主角就是火锅,其它盘装的小菜品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,火锅上场。

那一登场,有架势、有气派,包容有煮沸后飘散着郁郁香气的各样食材,稳当地蕴藏着柞木炭发火炽烈的热。火锅这一登场,于萧瑟的寒冬时节,有了暖暖的氛围。就像这锅里的水与火,相互调节、制约,然后和谐了。掀起阵阵雾气蒸腾之后就消弭了年轻伙伴间青涩的性情之交,达成相互的谅解了,从今往后的关系更牢固,因而彼此之间也就更具内涵了。那一颗颗“青果子”就这般地被“火锅秀”带上了一个需要成熟的人生台阶。

火锅旁,在众伙伴们带着揶揄的调解下。“咕!”,“咕!”各自一杯热酒下肚之后,“扎古”与“卡迦”的意气之争,“穹鲁”和“厥图”的一次难解的误会,都就迷雾般地消散了。他们之间俩俩相互碰触额头,拍拍肩膀握手,像是电视剧里的某段情节,连噱头都没给我们留下,因为那的确不是表演。我不由地感叹:这是咱家的“铜火锅”! 它登临的一场“秀”,有暖暖的包容,有被火热带动了的畅怀释然啊……

火锅所用的柞木炭,就是离古镇不远的大山上那些一洞一洞的炭窑里烧制出来的。有雾浓顶的,有归巴丁的。黑黝黝的柞木炭会燃起热力恰到好处的火,不同于煤火那样白炽色的猛烈,柞木炭的火更内敛些、沉稳些,把给予食物的热力和给予人的温暖都做得刚好到位、贴切,就像大自然进入漫长冬季后的步幅,静悄悄、慢悠悠。柞木炭火也就与自然十分搭调的,用它那种不温不燥的节奏,帮助人们在这凋敝、萧瑟的冬季里燃起一屋暖暖的热。

小镇上人们的生活,在很久以前就如大自然的四时变化般,春来,萌动、勃发;入冬,蛰伏、取暖。这与现代大都市无时不在的繁华喧嚣,紧张热烈就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画境了。

铜火锅在野炊时也派上用场,在林间空地,小溪边的草坪上立起它那种卓尔不群的架势,与旁边的锅碗瓢盆一比,看它的那个架势呀,简直就是鹤立鸡群。

阿墩子街坊上的男儿们喜好野炊。把做火锅的一切都收拾得妥妥帖帖,热汤和料都装在锅里了,点燃之后,出发上路,可以用一根绳拴住锅的两只耳朵,由两个少年

用一根木棒两头扛着,冒着一小缕轻烟一路荡荡悠悠地在山路上慢慢燃起来,到了目的地后,还再添上带着的柞木炭,加注上清凛凛的山泉水,直到煮熟后的恰好时辰。

当然,一般来说,要完成这个感受野趣,融入自然,爽心悦意的悠哉之事。前提是咱家里得有一位温柔贤淑的妇人呀。

她不能是在江湖中,码头上呼风唤雨的“大姐大”;不能是麻将桌前直眼盯着一排筒、条、万的那位“敬业”的媳妇;更不可能是全身心都在职场里,大咧咧坐在高背椅上那位说一不二的女强人。

如若谁家的媳妇是这其中一种社会职业,人家有可能来为你煮火锅吗? 所以,咱们个别男儿,若无条件的话。抻开筋骨,抖起精神,自立自强,在这个似乎是“阴盛阳衰”的世界里,活出自己。在做好了自己要紧的正事以后,也要起锅碗瓢盆,把这个老祖宗留给你的铜火锅,一样玩得转起来,再举杯畅饮。岂不美哉? 不管是内心还是外在的,平衡状态是可以自己打造的,这个世界上的“高与低”其实只在自己心里。

这样的话,好多人都要给你点个赞,顶你一个大拇指的。

家中若是有一位贤淑的内人,人家把自己的事都做成、做好的同时,还把咱和她的老人、孩子,都面面俱到照顾的妥妥帖帖,一个居家都收拾得井井有条,在朋友们面前落落大方,去街坊邻里那儿谦和和睦,还在有些场合不忘维护你的形象,给你留足大老爷儿们的面子。

别看煮火锅有那么多种多样的材料下锅,其实不用什么复杂的烹调技法,主要在于干料的泡发、洗捡。其特点在于老骨头高汤浓郁的香鲜和荟萃了各种不同质地、口感、味觉、色样的食材。玩的就是个直截了当,把那些都拿来下锅烹煮。有寻常的白菜、洋芋和粉条,有珍贵的松茸、羊肚菌和野生木耳,加上猪膘肉或牛骨筋羊肋排,荤素搭配。不像各种脆、嫩、麻、辣的涮锅,只是单纯炖煮,保证原汁原味。那满满一锅的常见食材,若不是餐桌上现代器皿的玻璃酒杯、细瓷白碗和冒泡的啤酒,都要以为这是一桌百千年前的民间筵席啊……

老腊骨头的高汤里,各样七七八八的荤素食材,依耐煮熬程度的顺序先后下锅,一层一层铺来,下筷捡食也就由上至下,层层地顺序着来。在老的观念里,备料、洗捡、烧锅,到散席后的盥洗清洁等等,这些零碎细活都是家里妇女们的事,但现在不兴那样了,是好。

一两个时辰后,开酒瓶,摆碗筷,兑好蘸水。来吧,朋友们,干杯! 祝咱们也像老火锅一样,热火大度。

阿墩子老街坊里的这只紫铜火锅,像是从那样一种陈旧得已经模糊的岁月中走来,如今又焕发起了精气神。它凝聚过亲情,历经过友情,记载过交情,表达过热情。

它如今依然冷静地矗立在原先的位置上,在灯光下散发着幽幽的紫铜光色,仿佛在用自己敦实的身型和不变的容颜告诉我们:人们啊,功过荣辱,不过是人生中各自走过的不同足迹,不过是梦境般五彩缤纷和浓烟黑雾的短暂交替,大可不必兀自纠结、慨叹于过往。当如火火锅这般——喧嚣时,付诸热情;沉寂时,洁身自省。

膝灯前影伴身”的感觉。而我也一样,只要记起过生日,也会想起母亲,想起亲人,同样会有“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”的情景出现。

写着写着,眼眶竟有些湿了。今年的冬至,马上就要来临,我想回去看看母亲,让母亲再亲手给我过一个生日,吃一碗她做的葱花面。如果不能成行,我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生日,一定要抢在母亲之前打电话,叫她一声“妈”,告诉她,我今天生日,要吃长寿面。

在别人眼里,冬至就是一个节气,一个吃冬至饺子的日子,而在我眼里,那个是值得纪念的日子,是个神圣的日子。这一天,我会想起自己的幸福和母亲的不易,母亲的不易来自于时代,而我的幸福来自于母亲,是母亲养育了我。

遗失声明

德钦县吉可生物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德钦县霞若乡,不慎遗失营业执照(正本),注册号:533422100001161。

注销公告

维西鑫艺绿色产业开发有限公司,和向全,营业执照注册号:533423100000457,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。



黄青狼

身处低谷时心在高处

■程应峰

坎坷的人生路上,命运之手轻轻一推,你一个趔趄,便跌入了命运的低谷。属于你的日子开始变得混乱而凄惶,你能看到的,是逝去时光滞涩而沉重的堆积,未来的岁月,很难说是云淡风轻。

你依然走在路上,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,走在日出日落之间。你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,心中的忧郁更浓了,脸上也失却了以往的神采。你默默品味着命运的飘忽无奈,咀嚼着生命的深度跌落。

在庭前,虽然你的思维是迟钝的,但你依然能看见春天。在你的思维世界里,城市依然生机勃勃地盘踞着,市声依然喧嚣,鸟儿依旧鸣叫着箭簇一样离去,新绿一刻不停地爬上了树梢;烂尾楼拆毁后,新楼铆足了劲拔地而起,人们该闲的还是闲着,该忙的还是忙着;穿过小城的那道河流在葱郁的春色中蜿蜒,水势往上涨了几分,水流依然缓缓流淌,偶尔才现出几许无奈的浑浊;河堤上几柄静静撑开的雨伞浮萍一般,

有些落寞,有些怅惘,但更多的是飘飞的快乐;视线之内的那座山呢?你曾经为之心怡过,直到现在,它虽然看起来那样朦胧、遥远,不可企及,但在你的心中,它却是那么生机盎然。

人生在世,有些事情,是不能置之不理的,你不理它,它会缠上你,让你陷入凄惶无奈的境地,当然,从另一个角度看,它也会让你感到平视而不见的很多事物是那样温馨美好,它可以让你放弃很多,也让你感觉生命中的另一部分弥足珍贵。

这样的时

候,你深深懂得,命运,不是简单地向你皱了一下眉头,而是向你下了一场霏雨,正是这样一场霏雨,将你从一种迷失的状态中砸醒。你彻底醒过来的时候,知道有一个多么在乎你、多么爱你的人女神一般守候在你的身旁,真的,你感谢上苍的赐予。

你知道,命运并没有将你推向绝路,而是伸出另一只手,将你扶了一把,虽说未来的岁月难说是云淡风轻,但却向你慷慨地打开了一扇人性之门,让你有机会洞悉世间最难领悟的爱的真谛。

或许,灿烂之后的逃离,峰尖浪口上的碎珠溅玉,是必须介入命运的一种元素,一份人生况味。但不管怎样,生而为人,只要身处低谷时,心依然在高处,就一定可以捕捉机会,应对命运的变数,改写命运的结局。

冬日闲笔

△路来森

冬日无事,我,闲坐在阳台上。天晴晴,天清清。晴,是晴朗;天空,分明是蓝的,蓝得分明。清,是清寒,室内地暖,并不寒;因为是冬天,我猜,室外至少是清寒。

清寒的蓝天,挂着一颗瑟瑟的太阳,阳光很瘦,有些苍范。苍范的阳光,照进阳台上,窗玻璃,倒使阳光愈加明亮。一阳台的阳光,拥挤、推搡、荡漾、熙熙攘攘;一群虫子——阳光的虫子,在脸上舞蹈;阳台,浮漾出一种热闹的情味。不过,还是静,我一个人,闹中取静。

阳光,照在我身上,我暖,我也明亮。暖煦煦,我有一种春日到来,春晖普照的感觉;明亮亮,我心无杂质,心不藏垢,内心一派清明、清亮。

我在想:世间永远温暖,该是多好;人心,永远清亮,该有多美。

风景我在阳台上看风景,风景,在窗外。

看不远,又看得很远。很远处,是远天;再远的远天,就被林立的楼房,遮住了。我只能从缝隙里看,缝隙里的风景,很瘦;很瘦的风景,遮遮掩掩,难得大气。

我一直认为:远方的风景,应该是大气的。

看不远,是近处,近处的风景在眼前,在楼下。

对望的楼顶上,我看到,阳光在舞蹈,风在呢喃——风,张着嘴巴呢。一只花喜鹊,飞来了,站立楼顶,唧唧喳喳地叫几声,然后,霍然飞走。一道七彩的线,挂在了喜鹊的尾巴上,风,便在尾巴上呢喃。

楼下,一辆轿车跑过,车尾,

却是那么生机盎然。

人生在世,有些事情,是不能置之不理的,你不理它,它会缠上你,让你陷入凄惶无奈的境地,当然,从另一个角度看,它也会让你感到平视而不见的很多事物是那样温馨美好,它可以让你放弃很多,也让你感觉生命中的另一部分弥足珍贵。

这样的时

候,你深深懂得,命运,不是简单地向你皱了一下眉头,而是向你下了一场霏雨,正是这样一场霏雨,将你从一种迷失的状态中砸醒。你彻底醒过来的时候,知道有一个多么在乎你、多么爱你的人女神一般守候在你的身旁,真的,你感谢上苍的赐予。

你知道,命运并没有将你推向绝路,而是伸出另一只手,将你扶了一把,虽说未来的岁月难说是云淡风轻,但却向你慷慨地打开了一扇人性之门,让你有机会洞悉世间最难领悟的爱的真谛。

或许,灿烂之后的逃离,峰尖浪口上的碎珠溅玉,是必须介入命运的一种元素,一份人生况味。但不管怎样,生而为人,只要身处低谷时,心依然在高处,就一定可以捕捉机会,应对命运的变数,改写命运的结局。

冬日无事,我,闲坐在阳台上。天晴晴,天清清。晴,是晴朗;天空,分明是蓝的,蓝得分明。清,是清寒,室内地暖,并不寒;因为是冬天,我猜,室外至少是清寒。

清寒的蓝天,挂着一颗瑟瑟的太阳,阳光很瘦,有些苍范。苍范的阳光,照进阳台上,窗玻璃,倒使阳光愈加明亮。一阳台的阳光,拥挤、推搡、荡漾、熙熙攘攘;一群虫子——阳光的虫子,在脸上舞蹈;阳台,浮漾出一种热闹的情味。不过,还是静,我一个人,闹中取静。

阳光,照在我身上,我暖,我也明亮。暖煦煦,我有一种春日到来,春晖普照的感觉;明亮亮,我心无杂质,心不藏垢,内心一派清明、清亮。

我在想:世间永远温暖,该是多好;人心,永远清亮,该有多美。

风景我在阳台上看风景,风景,在窗外。

看不远,又看得很远。很远处,是远天;再远的远天,就被林立的楼房,遮住了。我只能从缝隙里看,缝隙里的风景,很瘦;很瘦的风景,遮遮掩掩,难得大气。

我一直认为:远方的风景,应该是大气的。

看不远,是近处,近处的风景在眼前,在楼下。

对望的楼顶上,我看到,阳光在舞蹈,风在呢喃——风,张着嘴巴呢。一只花喜鹊,飞来了,站立楼顶,唧唧喳喳地叫几声,然后,霍然飞走。一道七彩的线,挂在了喜鹊的尾巴上,风,便在尾巴上呢喃。

楼下,一辆轿车跑过,车尾,

却是那么生机盎然。

人生在世,有些事情,是不能置之不理的,你不理它,它会缠上你,让你陷入凄惶无奈的境地,当然,从另一个角度看,它也会让你感到平视而不见的很多事物是那样温馨美好,它可以让你放弃很多,也让你感觉生命中的另一部分弥足珍贵。

这样的时

候,你深深懂得,命运,不是简单地向你皱了一下眉头,而是向你下了一场霏雨,正是这样一场霏雨,将你从一种迷失的状态中砸醒。你彻底醒过来的时候,知道有一个多么在乎你、多么爱你的人女神一般守候在你的身旁,真的,你感谢上苍的赐予。

你知道,命运并没有将你推向绝路,而是伸出另一只手,将你扶了一把,虽说未来的岁月难说是云淡风轻,但却向你慷慨地打开了一扇人性之门,让你有机会洞悉世间最难领悟的爱的真谛。

或许,灿烂之后的逃离,峰尖浪口上的碎珠溅玉,是必须介入命运的一种元素,一份人生况味。但不管怎样,生而为人,只要身处低谷时,心依然在高处,就一定可以捕捉机会,应对命运的变数,改写命运的结局。